

林语堂散文精品文库

品味·人生

林语堂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品味·人生

林语堂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SD.44
022
(川) 新登字 007 号

责任编辑：李亚男

封面设计：冯先洁

版面设计：逸 尘

书名：品味·人生

定价：20.00 元

作者：林语堂

ISBN7-5411-1478-2/I·1376

1996 年 4 月第一版

1997 年 6 月第二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

1/32

印数：1-10000 册

印张：13 插页 4

字数：250 千字

新华书店经销

仪光印刷厂印刷

台北彩虹出版社独家授权，不得翻印

他一身融汇了东西方的智慧。只要将他的著作读上数页，谁也会觉得与高人雅士相接。智者之言，亲切有味，其思想合理中节，谦虚而宽容，开朗而友善，热情而明智。其风度，其气质，古之仁人不能过也。

——（美）安德森

目 录

○一团矛盾	1
○余所欲者	7
○中国的国民性	11
○圆熟	18
○忍耐	22
○无可无不可	25
○老猾俏皮	29
○和平	35
○知足	39
○幽默	44
○缺乏科学精神	50
○逻辑	53
○直觉	57
○拟想	60
○中国文化之精神	65
○宗教	76
○中庸之道	83
○道教	90
○佛教	98

○中国人的家族理想·····	107
○公共精神的缺乏·····	116
○徇私舞弊和礼俗·····	121
○特权与平等·····	127
○社会阶级·····	131
○贤能政府·····	135
○脸与法治·····	142
○论政治病·····	144
○希特勒与魏忠贤·····	147
○东方病夫·····	152
○祝土匪·····	155
○中国有臭虫吗·····	158
○清算月亮·····	161
○叩头的软体操价值·····	164
○古书有毒辩·····	168
○一张字条的写法·····	171
○救救孩子·····	176
○鲁迅之死·····	178
○英国人与中国人·····	181
○话牛津·····	191
○伦敦的乞丐·····	198
○谈劳伦斯·····	201
○谈中西文化·····	208
○美国人·····	216
○我爱美国的什么·····	221
○人类是唯一在工作的动物·····	227

○以放浪者为理想人·····	232
○悠闲生活的崇尚·····	235
○中国人对于悠闲的理论·····	239
○发现自己：庄子·····	243
○情智勇：孟子·····	247
○玩世，愚钝，潜隐：老子·····	255
○中庸的哲学：子思·····	262
○人生的爱好者：陶渊明·····	267
○《苏东坡传》原序·····	273
○心灵欢乐吗？·····	278
○乐园失掉了吗？·····	283
○与尘世结不解缘·····	289
○人生像一首诗·····	292
○我的图书室·····	294
○中国书法·····	299
○绘画·····	306
○论中西画·····	320
○建筑·····	323
○官家令·····	327
○居室与庭园·····	333
○房屋和内部布置·····	340
○论树与石·····	348
○论花与花的布置·····	358
○袁中郎的《瓶史》·····	365
○张潮的警句·····	369
○茶和交友·····	379

○烟和香.....	386
○我的戒烟.....	391
○酒令.....	396
○论西装与中装.....	404

一团矛盾

有一次，几个朋友问他：“林语堂，你是谁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也不知道他是谁，只有上帝知道。”又有一次，他说：“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，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。”他喜爱矛盾。他喜欢看到交通安全宣传车出了车祸撞伤人，有一次他到北平西郊的西山上一个庙里，去看一个太监的儿子。他把自己描写成为一个异教徒，其实他在内心却是个基督徒。现在他是专心致力于文学，可是他总以为大学一年级时不读科学是一项错误。他之爱中国和中国人，其坦白真实，甚于所有的其他中国人。他对法西斯没有好感，他认为中国理想的流浪汉才是最有身份的人，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者，才是独裁的暴君最可怕的敌人，也是和他苦斗到底的敌人。他很爱慕西方，但是鄙视西方的教育心理学家。他一度自称为“现实理想主义家”。又称自己是“热心人冷眼看人生”的哲学家。他喜爱妙思古怪的作家，但也同样喜爱平实贴切的理解。他感到兴趣的是文学，漂亮的乡下姑娘，地质学，原子，音乐，电子，电动刮胡刀，以及各种科学新发明的小物品。他用胶泥和滴流的洋蜡做成有颜色的景物和人像，摆在玻璃上，借以消遣自娱。他喜爱在雨中散步；游水大约三码之远；喜爱辩论神学；喜爱和孩子们吹肥皂泡儿。见湖边垂柳浓荫幽僻之处，则兴感伤怀，对于海洋之

美却茫然无所感。一切山峦，皆所喜爱。与男友相处，爱说脏话，对女人则极其正流。

生平无书不读。希腊文，中文，及当代作家；宗教，政治，科学。爱读纽约《时代》杂志的 Topics 栏及《伦敦时报》的“第四社论”；还有一切在四周加框儿的新闻，及科学医药新闻；鄙视一切统计学——认为统计学不是获取真理真情的可靠方法；也鄙视学术上的术语——认为那种术语只是缺乏妙悟真知的掩饰。对一切事物皆极好奇；对女人的衣裳、罐头起子、鸡的眼皮，都有得意的看法。一向不读康德哲学，他说实在无法忍受；他憎恶经济学。但是喜爱海涅，斯蒂芬·利科克和海伍德·布龙。很迷“米老鼠”和“唐老鸭”。另外还有莱昂内尔·巴里莫尔和凯瑟琳·赫伯恩。

他与外交大使或庶民百姓同席共坐，全不在乎，只是忍受不了礼仪的拘束。他决不存心给人任何的观感。他恨穿无尾礼服，他说他穿上之后太像中国的西崽。他不愿把自己的照片发表出去，因为读者对他的幻像是个须髯飘动落落大方年长的东方哲人，他不愿破坏读者心里的这个幻像。只要他在一个人群中能轻松自如，他就喜爱那个人群；否则，他要离去。当年一听陈友仁的英文，受了感动，就参加了汉口的革命政府，充任外交部的秘书，做了四个月，弃政治而去，因为他说，他“体会出来他自己是个草食动物，而不是肉食动物，自己善于治己，而不善于治人。”他曾经写过：“对我自己而言，顺乎本性，就是身在天堂。”

对妻子极其忠实，因为妻子允许他在床上抽烟。他说：“这总是完美婚姻的特点。”对他三个女儿极好。他总以为他那

些漂亮动人的女朋友，对他妻子比对他还亲密。妻子对他表示佩服时，他也不吝于自我赞美，但不肯在自己的书前写“献给吾妻……”，那未免显得过于公开了。

他以道家老庄之门徒自许，但自称在中国除蒋公中正及夫人之外，最为努力工作者，非他莫属。他不耐静立不动；若火车尚未进站，他要在整个月台上漫步，看看店铺的糖果和杂志。宁愿走上三段楼梯，不愿静候电梯。洗碟子洗得快，但总难免损坏几个。他说爱迪生二十四小时不睡觉算不了什么；那全在于是否精神专注于工作。“美国参议员讲演过了五分钟，爱迪生就会打盹入睡，我林语堂也会。”

他唯一的运动是逛大街，另有就是在警察看不见时，在纽约中央公园的草地上躺着。

只要清醒不睡眠时，他就抽烟不止，而且自己宣称他的散文都是由尼古丁构成的。他知道他的书上哪一页尼古丁最浓。喝杯啤酒就头晕，但自以为不能忘情于酒。

在一篇小品文里，他如此描写自己的人生理想：

“此处果有可乐，我即别无所思。”

“我愿自己有屋一间，可以在内工作。此屋既不需要特别清洁，亦不必过于整齐。不需要‘桑·米歇里特的故事’中的阿葛萨用抹布在她能够到的地方都去摩擦干净。这个屋子只要我觉得舒适、亲切、熟悉即可。床的上面挂一个佛教的油灯

笼，就是你看见在佛教或是天主教神坛上的那种灯笼。要有烟，发霉的书，无以名之的其他气味才好……

“我要几件绅士派头儿的衣裳，但是要我已经穿过几次的，再要一双旧鞋。我需要有自由，愿少穿就少穿……若是在阴影中温度高到华氏九十五度时，在我的屋里，我必须有权一半赤身裸体，而且在我的仆人面前我也不以此为耻。他们必须和我自己同样看着顺眼才行。夏天我需要淋浴，冬天我要有木柴点个舒舒服服的小炉子。

“我需要一个家，在这个家里我能自然随便……我需要几个真有孩子气的孩子，他们要能和我在雨中玩耍，他们要像我一样能以淋浴为乐。

“我愿早晨听喔喔喔公鸡啼叫。我要邻近有老大的乔木数株。

“我要好友数人，亲切一如日常的生活，完全可以熟不拘礼，他们有些烦心问题，婚姻问题也罢，其他问题也罢，皆能坦诚相告，他们能引证希腊喜剧家阿里斯多芬的喜剧中的话，还能说荤笑话，他们在精神方面必须富有，并且能在说脏话和谈哲学时候坦白自然，他们必须各有其癖好，对事物必须各有其定见。这些人要各有其信念，但也对我的信念同样尊重。

“我需要一个好厨子，他要会做素菜，做上等的汤。我需要一个很老的仆人，心目中要把我看做是个伟人，但并不知道我在哪方面伟大。

“我要一个好书斋，一个好烟斗，还有一个女人，她需要聪明解事，我要做事时，她能不打扰我，让我安心做事。”

“在我书斋之前要修篁数竿，夏日要雨天，冬日要天气晴朗，万里一碧如海，就犹如我在北京时的冬天一样。”

“我要有自由能流露本色自然，无须乎做伪。”

按照中国学者给自己书斋起个斋名的习惯，我称我的书斋“有不为斋”。在一篇小品文里我自己解释说：

“我厌恶费体力的事，永远不骑墙而坐；我不翻跟头，体能上的也罢，精神上的也罢，政治上的也罢。我甚至不知道怎么样趋时尚，看风头。”

“我从来没有写过一行讨当局喜欢或是求取当局爱慕的文章。我也从来没说过讨哪个人喜欢的话：连那个想法压根儿就没有。”

“我从未向中国航空基金会捐过一文钱，也从未向由中国正统道德会主办的救灾会捐过一分钱。但是我却给过可爱的贫苦老农几块大洋。”

“我一向喜爱革命，但一直不喜爱革命的人。”

“我从来没有成功过，也没有舒服过，也没有自满过；我

人来没有照照镜子而不感觉到惭愧得浑身发麻。

“我极厌恶小政客，不论在什么机构，我都不屑于与他们相争斗。我都是避之惟恐不及。因为我不喜欢他们的那副嘴脸。

“在讨论本国的政治时，我永远不能冷静超然而不动情感，或是圆通机智而八面玲珑。我从来不能摆出一副学者气，永远不能两膝发软，永远不能装出伪善状。

“我从来没救少女出风尘，也没有劝异教徒归向主耶稣。我从来没感觉到犯罪这件事。

“我以为我像别人同样有道德。我还以为上帝若爱我能如我母亲爱我的一半，他也不会把我送进地狱去。我这样的人若是不上天堂，这个地球不遭殃才怪。”

我在《生活的艺术》里说，理想的人并不是完美的人，而只是一个令人喜爱而通情达理的人，而林语堂也不过尽力做那

样一个人罢了。

余所欲者

希腊哥林多的哲学家第奥泽尼，某次亚历山大站在他面前问他有何所求，他的回答是请求这位征服者稍微站开一些，好让他享受阳光。这就是那种在白昼提灯出外，找寻一个正人君子的那种怪人。他不分冬夏，常穿粗服一套，起居于一个木桶之中。他曾有过一个杯子，但在他知道可以用手来接水而饮的时候，他就把那个杯子丢掷了，他相信这样做，此生可以减少一件欲望。

第奥泽尼所代表的一种思想，和我们现代人十分相反。我们的理想似乎只以一个人的需求奢侈，来衡度社会的进步。因此之故，常会惹起若干笑话和一些嫉妒。实际上，我们对于自己真心所需要的，也是感觉混乱。现代人发现他自己陷于诸多问题的迷乱之中，特别是影响他个人生活的切身的问题。现代人不能自制地要去羡慕第奥泽尼的出世观念，同时他老不肯错过一部真正好的影片，那就是所谓“不安于现状”的现代精神。

我们自然很容易把第奥泽尼扯得粉碎。第一、第奥泽尼是生长在地中海的温和的气候里，所以，住居在一个比希腊寒冷地方的女人，穿一件皮大衣是毫不用难为情的。第二、我不会尊敬一个男人，如果他不备置至少两件内衣以备替换的。一个

第奥泽尼在故事里也许会散发出一些精神上的芳香，但是如果与第奥泽尼同榻而眠，那就会是不同的事了。第三、把那种思想去教导学童是很危险的，因为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，是去教他们至少爱好书籍，而第奥泽尼却是显然认为书籍不值一文的。第四、第奥泽尼在世的时候，电影还没有发明，米老鼠也还没有出现。任何一个男人或孩子自认与米老鼠卡通无缘，那他无疑是智力退化的人，对于文化无所用处。一般地说，凡是有许多需要欲念和希望的人，常过着较为丰富完全的生活。在伦敦郊外流浪的人，如果不喜欢闲适地围炉而坐，一定是一种低级的动物。

第奥泽尼予我们真正的魔力，是我们现代的人需要的东西太多，而都不知道那些东西是什么。旧话说每一个交际女性的起先热烈地忙于周旋酬酢，不久反而感觉厌倦。一个继承巨万家财的女儿，每年横渡大西洋四次，从巴黎到布宜诺斯艾利斯，再回到里维拉与阿特兰替克市，这自然只是想逃避她自己。而那位雄性的承继人呢——我专意用“雄”这个字，以表示这种人有如动物——有很多女朋友，不能决定爱哪一个，这就是现代的通病，因此在我们看来，第奥泽尼有时显得像一个英雄。但是在我们神念清爽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第奥泽尼的上帝，不能够做我们的上帝，因为我们在人生里需要很多的东西一定与我们有好处的。一个凡是知道他需要什么的人，是一个快乐的人。

我想我知道我所需的是什么。以下是能使我快乐的东西，我将不再要别的什么了。

我要一间自己的房间，在那里可以工作。一间不很特别整洁的房间，不用阿加丝小组以灰布去拂拭它，但又是一间安

适、亲切而又熟识的房间。在我的床头上挂着一盏和尚的油灯，就如你在佛坛或天主教祭坛前所看见的那种。满室充满着烟雾、书香和许多无从辨别的气味。横在我床边的书架上全是些书，各种各样的书但是并不太多——只是些我能够看的，或是值得我两次三番地去看看，这些书也许是一般书评家看不起的。没有一本要费很长的时间去看，没有一本有冗长的议论雄辩，没有一本满载冷酷的逻辑。那些书是我所直爽地热烈地喜欢的。我会同时看拉伯雷的书跟漫画《莫特与耶夫》，唐吉珂德跟《教育父亲》（亦是漫画）。两本蒲士·塔京顿的作品，几本便宜的三等小说，几本侦探故事。伤感地描摹自己的书，我一本也不要。詹姆士·乔依斯与艾略特的也不要。我之念康德的书，理由很简单：我从不能看到三页以上。

我要几件合适的君子衣服，穿了已经相当时候；一双旧的鞋子。我要有尽量少穿衣服的自由。我并不学那个著名的学者顾千里裸体读经，但如果在阴凉处热到九十五度，我至少在自己的房间里半裸，就是在我的仆役面前也不以为耻。我要他们也像我一样成为自然的生物。我要在夏天用冷水淋浴，在冬天坐在烧木柴的火炉边。

我要一个举止随便的家。当我在楼下工作的时候，我要听到我妻子和孩子在楼上的笑声；当我在楼上工作的时候，我要听到他们在楼下的笑声。我要孩子们真正是小孩子，他们会跟我在雨中游戏，也像我一样地喜欢淋浴。我要一小块园地，让小孩子们砌砖房子，喂鸡，灌花。我要听雄鸡喔喔报晓。我要在邻近有高大古老的树。

我要几个好朋友，如同生活一样亲切的朋友。我对那些朋友不用客气，他们会告诉我他们一切的困难、婚姻或是别的问